

實用文類的教學設計

陳銘坤

保良局百周年中學

1992年9月，中六級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正式推行，實用文教學隨即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就香港中文教學的歷史來說，這可算是劃時代的轉變。

實用文又稱應用文。據《中學課程綱要·中國語文科》(1990：23-23)，應用文佔寫作練習比例的20%。據吳尚智(1991)的調查，在實際教學上，香港中學的應用文教學只佔中國語文科教學比例(課時?)中的10%，應用文教學佔寫作教學比例的10-20%。《中學課程綱要·中國語文及文化科》(1991：16、64-70)把應用文易為實用文，並指定實用文類教學應佔中六寫作訓練的全部。另外，又建議實用文類教學課節兩年共68節，佔語文部分的教學課節總數約41%。所以，實用文教學立刻引起了廣泛關注。

實用文類的學習目的

現代的語文課程設計已從以教材、教者為本轉向以學習者為本。雖然，學習者的需要在何種程度上由學習者來決定，仍引起很大的爭議。然而，這種以學習者為本的語文課程設計取向，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預科語文課程面對的是預科學生的需要。預科學生的語文需要大概包括兩方面：升學的需要和將來職業、日常生活上的需要。前一項向來都是語文教學重視的目標，後一項則是現階段語文課程設計特別要注意的。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二號報告書》(1986：56)明確指出，中六教育的其中兩項目標是「提高所有學生的中英文溝通能力；並為學生即將進入成年生活作好準備」。

事實上，大部分預科學生都不能獲得專上學院取錄，把升學看成預科教育的唯一目標已不合時宜。況且，大部分進入專上學院的學生都不再在大專課程中修讀中國語文，對他們來說，預科中國語文是他們在學校裏學習語文的最後機會。因此中六實用文類的教學，宜具體考慮學生進入成年生活的準備，以應付將來生活、社交、職業上的需要。

日常語言學派的著名哲學家奧斯汀(Austin, 1962)指出，語言應用的主要目標是「作事」(do things)。事實上，實用文的目的也是要滿足作事的需要。依此理解，實用文類教學目標可以概括為：訓練學生以書面語應付生活上、職業上種種行事的需

要。這個觀點正與《第二號報告書》的設想契合。

至於中六實用文類的具體教學項目要求，可以直接參考《中學課程綱要·中國語文及文化科》(1991：9、64)上面的說明，此處不贅。

實用文類的學習困難

實用文類教學一方面要面對寫作教學的一般問題，諸如錯別字、句讀標點、用詞、語法、分段、謀篇等等。另一方面，也要面對實用文類教學上的特殊問題。實用文類的寫作目的本為應付生活、事務上的需要，寫法頗受地區的社會文化和語言習慣所影響。香港社會新舊並處，中西交匯，又與中國大陸、臺灣等地交往頻繁，實用文類的寫作常常要適應不同習慣。這對教和學來說，實在都不易適從。

首先是實用文的形式。在香港，同一種應用文類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先是新舊之別，其次是中西之分。例如以「敬啟者」作開端，把受書人放到「此致」之後抬頭的古典格式，與直接把受書人作開端的現代形式。又如段落排列形式，美式英語書函段首不留空位全段向右齊排的方式正影響著中文書函的排段方式。另外，中文書函也受英語書函的影響，有增加標題語的趨向。不過，到底何種函件需要設標題語，至今仍沒有可循的習慣。我們的社會雖能接受兩種甚至多種不同的形式，可是，在教學上，教師多教授一種形式，不免要多花時間。能力較好的學生也許因此能多掌握一種變體 (variety)，但能力較差的學生，很可能因形式的多樣化帶來混淆。既要付出如斯高昂的代價，教師和學生都有理由質疑，究竟哪些是基本要求、哪些是錦上添花。

當我們要面對其他華語地區實用文的形式變化時，問題就更加複雜了。如果接到一分以「此致 敬禮」為結束語的函件時，我們的學生有沒有足夠的常識作出適當的回應呢？就筆者所知，中國大陸、臺灣及新加坡都曾頒佈官方應用函件的格式。在香港，也有一分公務員應用函件的指引。這些材料在教學上都很有用。

另一個實用文類教學上的困難是語言應用的風格問題，尤其是在文言與白話、典雅與平易間的取決。日常生活中，不少婚宴的請柬和報刊上的訃文，仍沿用傳統的文言格式，並以典雅的古代漢語書寫。另外，一些歷史悠久的社團、商業機構的日用文書，也常用淺白的文言。就算是白話的文書往來，遇上祈請、致敬、道謝之類的表達需求時，難免都要借詞於傳統的文言。可見部分傳統的實用文寫作在現代生活中還有存在價值。

更核心的問題在於內容表達方面。應用前面所提到的奧斯汀以語言來行事的觀念，實用文的目的無疑就是行事。上面也提到，實用文的教學要具體考慮學生進入成年生活的準備，以應付將來生活、社交、職業上的需要。理論上，教師要引導學生去認識和處理將來成年生活所遇到的問題。問題是，教師或者課程設計者預知將來需要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另一方面，學生所做習作，一般都是基於假設。譬如，要學生撰寫一分新聞稿，

或者做一分會議紀錄，不用說，我們的學生並沒有新聞工作的經驗，甚至從未開過會。我們可以想像，當角色、對象與交際功能都是假設時，實際的學習成效會有多大。

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我們所遇到的問題當然不是上述討論所能窮盡的。上文力陳種種困難以及其中的複雜性，不過是想認清事實的真相，以便在教學設計過程中，為種種困難提供可能的解決辦法。

解決困難的可能

有經驗的語文教學工作者都知道，語文教學的問題正在不斷地出現和轉變，不同的時代面對不同的問題。然而，從語言學角度看，語言的應用有一定的法則，而語言的習得 (language acquisition) 也有常規可循。認知心理學的觀點也認為，認知的過程有一定的機制結構 (scheme)，知識和能力在認知的過程中不斷內化、衍生。從這些角度看，如果課程設計能順應語言應用的法則和學習心理，教師指導得當，學生該有能力應付語言在社會轉變中的不同需要。

本世紀初，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索緒爾 (De Saussure) 提出了多個認識語言的新方向。這裏借用他提出的其中兩對觀念來討論實用文教學問題。索緒爾認為，語言的認識有描述性 (descriptive) 與規定性 (prescriptive) 的對立。傳統的觀點重視研究語言的規定性，強調語言的正統原則和恆久價值。這種觀點中的語言學習，不免比較重視對語言的評價和判斷。索緒爾主張，語言的研究應該從描述性出發，描述語言學的目的是如實地描述語言運用的事實，而不是以一些人的主觀意見或願望，想像語言的理想狀態應該如何如何。因此語言工作者的責任是描述語言的結構關係和應用上的轉變。

引用到實用文類教學上，教材設計和教學過程中，也有描述性與規定性的對立。若從規定性出發，教師不免會選取最典範的教材，而不是社會上日常接觸的各類不同的實用文變體 (variety)。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往往強調形式、語體的對與錯，忽視種種應用上的目的和作用。但在實際生活中，實用文的形式和語體十分複雜多變。不同形式和變體代表了不同的社會背景、文化，以及不同的應用目的。從規範的原則教授實用文，雖有納實用文類於正軌的美意，但代價卻是背離現實，反令學生不足以應付將來日常生活的需要。因此教師宜從描述性的原則出發，向學生闡述不同形式和變體的特點，及對應不同社會習慣的相應需要。

索緒爾又提出了共時性 (synchronic) 和歷時性 (diachronic) 的對立。他認為，傳統語言研究重視時代與時代間的語言變化，往往忽略了語言本身的結構。因此，他主張以共時語言為研究對象。因為在共時環境之下，才能清晰窺見語言的內部結構和種種應用規則。

在實用文教學來說，我們的難題是要讓學生面對將來的需要。實際上，過去很多

香港學生在學校中所學的，根本不能應付日常的需要(張繼沛，1990)。只有共時的材料才最接近將來的需要，因此實用文教學也宜考慮共時性的原則。很多應用文專著中引用的例子，已很難追上時代的要求。況且，像實用文這樣以應用為目的的文體，應該是趨新和多變的。現在很多實用文例子，根本不可能在十年前的論著中找到。實用文的示例最適宜在共時中尋找材料。所謂共時材料，最好當然是那些在最近一兩年內才出現的材料。

至此，讀者可能懷疑，在有限的教學條件底下，譬如時間不足，教師怎能訓練學生去應付將來無窮的需要。用莊子的說法，「以有涯隨無涯」，結果是不堪設想的。這種擔心當然有理。事實上，近三四十年語言學和認知心理學上不少的研究都指出，人類在語言學習和認知能力方面，有無盡應變的可能。這方面，語學家喬姆斯基(N. Chomsky)和認知心理學家皮亞杰(J. Piaget)的意見很值得參考。

喬姆斯基認為，人類有一種先天的語言習得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通過這個機制，兒童可以輕易地在短期間內，在所生活的社會環境中習得語言。這是一種語言的內化和衍生過程。兒童一方面可以利用先天的語言共同屬性(language universals)，將社會用語具體化，成為個人用語；另一方面，也可以透過有限的法則衍生無限的句子，滿足日常溝通的需要。借用到實用文教學方面，教師可以設計習得環境，誘發學生對實用文語言的內化和衍生能力。

對於認知的內化過程，認知心理學家皮亞杰有更精闢的研究。皮亞杰認為，認知能力是一個完自的、有結構的機制(scheme)。認知機制的結構組織系統，能因應對外界環境的接觸而轉化。在轉化過程中，知識不斷內化，而主體機制亦因此而作螺旋式的自我調整，以適應不斷接觸的新知識。實用文學習也是一種認知過程，很能應合認知心理學的觀點。教學設計方面，不宜偏重形式的記誦，宜注重提高學生的自我調整機能，使學生能夠適應各種應用的變化。

過去語文工作者的興趣往往是，在學校環境底下如何提高學生的語文水平。現在，我們更應利用學校環境以外的條件。尤其在語文教學方面，過份迷信和倚賴學校教育的時代已經過去。從語文應用的角度來看，我們有理由相信，社會多變的環境和豐富的資源可以提供十分有效的學習條件，而更重要的是，社會中的語言習得環境最能切合語言應用的需要。所以學校語文教學的其中一個目標應該是，鼓勵並提供方法使學生能利用社會環境學習。這一方面，在實用文教學中更為重要。

語言的習得是因生活上的需要而自發追求的，這是在幼兒學語的過程已充分證明了的事實。就實用文學習而言，情況也是一樣。最近一分中文閱讀水平報告(張日昇，1993)指出，香港小四學生記敘文、說明文、實用文的閱讀水平，在27個國家地區中排名分別為18、15、2；中三學生三樣文體的閱讀水平，在31個國家地區中排名分別為21、4、2。可見，香港學生實用文的閱讀水平遠較其他兩種文體為高。但當我們回顧我們的中小學課程，便發覺記敘文的寫讀訓練遠較實用文多。至

少，範文的選擇確是以記敘文最多。其中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香港學生爲了生活的需要而學習了實用文。

所以，面對社會日常生活中無盡而多變的需要，在實用文教學方面，我們必須多利用學校以外的條件。

教學設計

實用文教學設計的具體運作，可以歸納爲習作設計及課堂教學指引兩大方面。

從上面的討論，習作設計的基本形式應該是一個課業 (task)，而不是傳統單向的習作 (exercise)。課業的精神在於設計一個完備而有效的習得 (acquisition) 環境，以較充分的材料及思維創造來引發學習。應用的教材，當然最好能考慮共時原則，盡量從當代的日常書面語料中取材。

課堂教學指引方面，也要以學習者的需要爲本位，重視語言學習和認知的內化過程。教師的角色應該是一個導引者 (instructor)。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宜減少規定性而增加描述性，盡量提出充分而客觀的指引。

面對不同社會文化環境及急劇的時代轉變，實用文的形式體制常常是定於多而非定於一。

參考資料

- 1 J. L. Austin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2 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二號報告書》，1986年。
- 3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中學課程綱要·中國語文科》，1990年。
- 4 吳尚智《如何試行套配式應用文教學——例證與分析》，《語文教育學院第五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990年。
- 5 張繼沛《改善香港應用文教學素質所需面對的問題》，《語文教育學院第五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990年。
- 6 吳尚智《中、港、臺中文應用文之比較研究與香港應用文面臨的問題》，《語文教育學院第六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991年。
- 7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中學課程綱要·中國語文及文化科》，1991年。
- 8 張日昇《香港中文閱讀水平研究初步報告》，《語文教育學院學報》1993年。